

夺命快递番外 何谓深渊

祁子明×顾十八

你们见过流浪猫吗？

不是那种出生之后，就被大猫悉心照料直至成年的小猫。

而是从一出生开始就颠沛流离，经历过辱骂、虐待、抛弃，连活下去都是煎熬的，真正的流浪猫。

我就见过。

他们一般都躲在阴暗的角落，或者长期没人挪动的车底下。

对闯进安全区域的每一个人张牙舞爪，生怕再次被虐待。

恐惧，害怕，在它们的骨子里扎了根，哪怕被领养，换了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它们也依旧学不会放慢速度吃东西，也没有安全感。

时刻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，害怕再一次被抛弃，害怕再次经历过去的居无定所，以及那种虚弱又无助的饥饿感。

在孤儿院见到小茉莉，不，是顾十八的第一眼。

我就知道，我们是一样的。

我们都是被抛弃的小孩，没人庇佑的流浪猫。

她防备的眼神，与人群拉开的距离，面对生活老师时小心而又讨好的笑容，都跟过去的我一模一样。

她是被自己的爸爸亲手扔掉的。

尽管生活老师不许大家提起「抛弃」「孤儿」这种词汇，也禁止我们互相询问原生家庭的状况。

但我还是在院长门外，偷听到了一些内容。

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，也是第二个女儿。

申请二胎名额花了不少工夫，但最终又生了个女儿。

她爸觉得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，对她非打即骂，有时候喝多了，就叫她非打即骂。

等她长到七岁，能上小学了。

意外发生了，她的妈妈，又怀孕了。

避孕环意外脱落，这个孩子来得出乎所有人预料。

而且，是个儿子。

男人在国企工作，工资不高，但是是铁饭碗。

他想要儿子，却又承担不起超生的后果。

一来二去，把主意打到了女儿身上。

拐卖，意外身亡，绝症。

这些都是重新申请生育名额能用的理由。

他把这个想法跟家里提了，可那个女人不同意，一听他要扔孩子就要死要活，甚至闹着要自杀。

几番推拉，两人终于商量出了一个，都能接受的办法。

他朋友知道一个孤儿院，在外省市。环境还行，管理又不算严格。只要愿意给钱，不管是什么状况的孩子，院长都会接收。

于是男人做了决定。

他在牛奶里掺了安眠药，之后亲自开车，把一路上都迷迷糊糊的孩子，带到了孤儿院的院长室。

在她还没醒过来之前，他就已经给了钱，办妥了一切。

等到报警之后，他的女儿就自己「走丢」了。

没人知道，外省的一家孤儿院里，多了一个叫小茉莉的女孩。

她当时真的很小，很安静，像一个没有生命的洋娃娃，盯着手里的牛奶盒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
直到那个男人的车开走，她都没有一点反应。

我觉得奇怪，问她：「你不恨吗？」

她反问我：「大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」

眼神清澈。

但我知道，她在装傻。

「你的亲生父亲为了弟弟抛弃了你，他们不要你了，把你当成没用的垃圾，你不恨他们吗？」

我有点烦躁，不想看她在我面前伪装。

所以故意说了这些，把血淋淋的真相在她面前撕碎。

她果然装不下去了，死死抿着唇。

但还是在生活老师走进宿舍的前一秒，转身趴在了床上，抱着那个空的牛奶盒。

「哎呀，还没睡醒啊，是不是晕车了。」

但我知道，她在装睡。

被虐待过的流浪猫，对脚步声，总是格外敏感。

就像我也听到了，所以才会藏在柜子后面。

我要乖乖的，不能暴露那些阴暗，这样才会显得懂事，容易被领养。

庄钦是在第二年来了的。

他比我高出半头，站得笔直，背着个漂亮的书包，但表情阴郁，像个哑巴。

院长跟送他来的人握手，并保证会照顾好他。

他只蹲在树底下的阴影里，盯着蚂蚁搬东西。

我问他：「你的父母也不要你了？」

他却忽然发火，一下把我推倒在了地上，红着眼眶吼道：「你胡说，才没有！」

志愿者们都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地分开我俩，问为什么忽然打架。

院长也劝说我们都是家人，要和平相处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父母违反交通规定，出了车祸，全家只活了一个人。他成了孤儿。

几个远方亲戚来回推脱，房子归属感也模糊不清。

最终，他被送到了这里，跟我们一起。

孤儿院里，有个喜欢跟人聊天的志愿者。她是学心理的。

我刚来的时候，她总是叫我去谈话室，跟我说很多没什么用的废话。

因为听了太多遍，我甚至都能背出来了。

「不是你的错误，你的父母只是不够成熟的大人，婚姻关系也不健康，所以才会离婚，分开，他们还是爱你的，只是确实不能继续照顾你了，才把你送到这边，跟大家一起.....」

我刚开始也会认真听她的话，问她，为什么爱我的妈妈离开的时候却不愿意带着我，甚至在我哭着追上去的时候，嫌弃地把我推开。又为什么爱我的爸爸，会用啤酒瓶砸我，脱光我的衣服，把我扔进结冰的湖里。

她沉默了，沉默之后开口说，我不该只记得这些。

可我没法告诉她，我关于父母的记忆里，就只有这些。

我不喜欢跟她聊天，因为会错过吃饭的时间。

后来次数多了，我学会了应对方法。

只要在她说话的时候点头，笑一笑，然后说：「我明白了，有些理解爸爸妈妈了。」

这样之后，她就会松开眉头，拍拍我的脑袋，夸我一句：「好孩子，真乖。」

那时候我也明白了。

乖，就是要假装，要撒谎，不能说实话。

再后来，被叫去谈话的对象，成了庄钦。

他有了不小的变化。

从最开始的沉默阴郁，急躁爱哭，变得情绪稳定了不少。

他爱笑了，也开始跟大家一起玩。

我本来以为他跟我一样，因为厌烦所以在假装。

但很快就发现我猜错了。

他太蠢了，蠢到真的相信那些鬼话，接受了新的生活状态。

我觉得他可怜，却又觉得他幸运。因为他适应得很好。

像个精力充沛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一个正常人。

小孩喜欢他，大人也喜欢他，甚至连小茉莉，都爱粘着他。

我知道，那是因为他迟钝，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都会相信，在他面前很轻松。

我说不出对他是种什么感觉。

羡慕，嫉妒，同情？

但我不讨厌他，因为我其实不在乎其他人，我只想让自己，过得好一点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那天的事情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有天晚上，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依旧睡不着。

所以趁着生活老师不注意，就跟往常一样顺着倒塌的墙砖，爬上了平房的屋顶。

我喜欢那，那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可以看到星星。

但那天，我看到院长室的灯亮着。

小茉莉在哭，但挣脱不开，我心跳得快得吓人，想做点什么，但听到了一声呵斥。

是生活老师听到动静，问：「谁在屋顶上！」

我被吓了一跳，慌忙从屋顶爬了下来，跳窗回了宿舍。

旁边的床位，庄钦揉着眼睛问我：「你干什么去了？」

我只能压住急促的呼吸，说：「厕所。」

之后把被子拉过头顶。

但其实，我没睡，也睡不着。

因为我看到的東西，生活老师也看到了。

可她的第一反应，并不是冲进校长办公室救人，而是走过去敲了下窗户，小声提醒，叫里面的人把窗帘拉好。

我不能说，不然会被赶走的。

但我爬上屋顶这件事，早晚会被人发现。

除非.....有别人来承认，上屋顶的人是他。

所以我翻身，戳了戳躺在身边的人。

我压低声音说：「庄钦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可以看到最清楚的北斗七星。」

他睡眼惺忪地问我：「什么地方？」

「嘘，别惊动其他人，我带你过去。」

之后的几天，其实什么都没发生。

我也什么都没做。

只是在庄钦一脸神秘地拉着小茉莉，告诉她要带她去屋顶看北斗七星的时候，选择了沉默。

小茉莉脸色惨白，问他：「你经常爬到屋顶上去吗？」

他不清楚内情，直接点了头。

从那之后，小茉莉就开始刻意躲着庄钦。

渐渐地，她变得比刚来孤儿院的时候，还要沉默，也越来越瘦。

异常的状态，终于引起了志愿者的注意。

院长没机会再下手，索性等下一个领养家庭来的时候，推荐了小茉莉。

那是一对挺恩爱的夫妻。丈夫是老师，妻子是作家。因为妻子瘦弱，生育有风险，所以心疼妻子的丈夫提出了领养。

小茉莉被带走了，成了顾十八。

而庄钦，则三五不时就会被院长叫过去。

我问过他聊天内容，发现院长果然在追问那天晚上的事。

「不诚实的孩子，可没有人喜欢，也不会被人领养。」

他心虚，所以不敢直接问。但隐秘的试探和威胁，却没少尝试。

幸亏庄钦真的很蠢，根本听不懂这些暗示，院长恨得牙痒痒，却又心有忌惮，不敢撕破脸。

所以下一次领养机会到来的时候，被选中的成了我。

从言谈举止能看出，那是一对富有的夫妻。

我很激动。听说他们喜欢高瘦的男孩，所以我不敢再像以前一样吃那么多东西。

尽管我总是很饿，害怕吃的会被抢走，无时无刻都想多吃一点。

但为了讨人喜欢，我得忍住。

我很努力，特别特别努力。彬彬有礼，乖巧顺从。

哪怕饿得胃疼，也学着父亲和母亲，每顿饭只吃一点点。

因为我不想再被抛弃了。

那些忍着饥饿的晚上，以及拼命拧自己胳膊，来保持清醒追上学习进度的深夜，终于让我直面了自己的内心。

原来，我确实很羡慕庄钦。

我也想有个家。

一个，父亲会为了维护我的梦想破坏原则，母亲为了保护我不惜付出生命的家。

尽管现在拥有的，跟我想要的，其实差了很多。

但我依旧没放弃。学习礼仪，表现得像个富家小少爷，拼命学习，让养父养母骄傲。

我一直坚信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就不会被抛弃。

哪怕他们只把我当个工具。

哪怕他们人前人后两张面孔。

哪怕再多的热情换来的都只有冷漠。

哪怕他们早就各自出轨，这个家名存实亡。

但至少，他们还没抛弃我。

直到那一天。

周末。

我跟往常一样回到家。

养母看到我的第一反应，不是客套的欢迎，而是慌张地藏起了手边的东西。

我觉得奇怪，但没问。

只是等她睡着之后，从沙发底下把那张纸条翻了出来。

那是一张化验单。她怀孕了。

我有一瞬间慌张，但很快恢复了冷静。

把纸条放回原位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就跟八岁那年一样。

哪怕后来，在早就装在他们卧室的窃听器里，我听到了他们在讨论，要把我送走的话题。

「毕竟是个外人，财产不能真的留给他吧。」

「那孩子眼神不正常，有时候看着我的时候，就像要杀人一样。」

「毕竟是个杂种，确实养不熟。」

拜那个不专业的心理系志愿者所赐，我真的很擅长控制情绪。没有人发现我的异常。

就连养父说要送我出国留学的时候，我依旧很平静。

我甚至笑嘻嘻地感谢了他。并且提出回国之后，他要送我一辆车。

他可能觉得目的达成，终于可以甩掉我了，答应得格外痛快。还给了我四十万，当接下来几年的生活费。
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其实只在国外待了一周，就偷偷买了回程的机票。

在这一周，收了我红包的保姆，一直在往养母的营养汤里加芦荟汁。

我查过了，那玩意刺激子宫平滑肌，孕早期服用过多，容易引起流产。

养母真的很重视那个孩子，重视到没有一天忘记要喝营养汤。

也多亏这样，没花多长时间，她就有了流产的迹象。

养父罕见地推了工作，亲自送她去检查。

可没想到，那么凑巧地在医院里，遇到了同样去产检的，养父的情人。

知名企业家祁丰硕携妻子在医院与情人狭路相逢，大吵一架。

养父养母之间没有感情，我早知道。

但他俩有一点其实特别像。

那就是面对利益的时候，睚眦必报，寸步不让。

养母揪着养父的衣领质问他，为什么违背承诺，让外面的女人怀孕。

养父矢口否认，怪小三对他不忠诚。

而小三被扇了巴掌心有怨气，出手推倒了养母，当场流产。

与此同时，小三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，原来是假孕。

祁丰硕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两个孩子都没了，他当场黑了脸。

我看热闹看得很开心。

把剩下的钱，打到了那个小三的账上。

她有了喜欢的人，想离开祁丰硕跟那个男人结婚。

而假怀孕，既能试探祁丰硕的底线，逼他主动给分手费，又能从我这捞到一笔，何乐而不为。

养母真的很重视那个孩子。

当然，也正是因为重视，所以失去的时候，才格外难以接受。

她精神出了状况。情绪不稳定，歇斯底里。

祁丰硕恰逢有人泄露项目机密，几轮排查都没能揪出内奸，身心俱疲。

当然，我不可能会告诉他，那些东西是我泄露的，而且还卖了一大笔钱。

因为怕被抛弃，所以早从很久之前，我就在他车上，办公室里，都装了监听器。

这回能派上用场，也算是巧合。

某天晚上又一次大吵爆发后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从家里搬了出去，让秘书帮忙订酒店。

但新来的秘书业务不熟练，定来定去，只定到了格林豪泰。

当然，也只能订到格林豪泰。

毕竟太豪华的酒店，安保滴水不漏，我还真不好动手脚。

祁丰硕发了一通脾气，但大晚上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先到酒店，打算凑合一晚上。

然后就很可惜的，出了意外。

房间失火，门打不开，他虽然没被烧死，但半死不活的状态，跟死了也差不多。

再说小茉莉，不，顾十八。

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，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

毕竟我努力装成一个正常人，实在太累了。她能理解我，在她面前我可以把那些阴暗都表现出来。

所以我很想她。

不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在帮我。

在我打算报复那些人时候，终于找到了她。

她一眼就认出了我。站在大学校园里，笑得眉眼弯弯。

她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。

我没回答，直接问她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复仇。

她笑笑，摆手，「胡说八道什么啊，复仇不复仇的，中二少年么你。」

我知道，她又在装傻，就跟刚到孤儿院那年一样。

所以我只是盯着她，等她给我个答案。

「你不恨他吗，那个老畜生，现在还在每年接收新的孤儿。」

「你很久没回去过了吧，那个孩子才五岁，比你当年还小。」

「好了，别说了！」

她打断了我的话。

但也给了我想要的答案。

她加入了。

她恨院长，恨得想杀人，更恨当年的生活老师，那个看似善良的女人，在她哭着说疼，要离开孤儿院，要报警的时候，骂她是个贱货，骂她矫情，骂她不懂事。

她助纣为虐，本来就是院长的帮凶，也该死。

只是在我提议，要把庄钦也牵扯进来，利用他完成复仇的时候，她犹豫了。

「你忘了吗，是你说他明明看到了一切，但却为了保全自己，选择了装傻。」

她没应声，但在我下发任务引庄钦入局的时候，到底没有拒绝。

在这场游戏里，我是上帝，或者说，我们都是上帝。

那些犯了错的坏人，抛弃我们的垃圾，通通都应该被惩罚。

进展很顺利。

那个抛弃我再嫁的女人，死了。

而且是被她的现任丈夫，亲手推下去的。

当时我就站在人群外面，亲眼看着她咽了气。

但没想到，庄钦那个傻子会跑过去搅局。

他查到的东西太多了，留着很危险。

所以我打算放弃他，直接让李丘渝动手，干净利落。

顾十八却不同意。

她跑过去救人，庄钦却开始怀疑她。

于是她谎称自己也是玩家，是被操控的棋子。

庄钦确实很蠢，他信了。

他俩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李丘渝和我生母的孩子从楼上探出头来，似乎发现了我。

我眯着眼往楼上看，有点想笑。

果然是兄弟俩。他跟我一样，也是小小年纪就没了妈，剩下的那个爸爸，也是个垃圾。

挺好。

说起爸爸，就不得不提起那个男人，我的生父了。

他在我十三岁的时候，就出狱了。

当时是周五，我上完钢琴课出来。

刚坐上车，摇下车窗。就看到了那个蹲在台阶上的男人。

寸头，表情局促，比起当年苍老了很多。

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不过我只当他是团空气，叫司机发动了车子。

后来，我找那些流氓帮我跟踪庄钦的时候，他又找了过来。

他说，他可以帮我。

表情谄媚，很显然就是为了要钱而来。

跟踪，送快递，动手打人。

他果然是个天生的垃圾，这些破事全都做得来。

我觉得恶心，但还是用了他。

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生我的女人死了。

生我的男人活得像只老鼠，猥琐又卑贱，永远见不得光。

养我的女人精神越来越差，进了精神科。

养我的男人状况稳定，彻底成了植物人，他的财产，也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我手里。

我的计划完成了一大半。

最后的戏台在那个孤儿院。

我派人假装地产商，要开发那块地，贪婪的院长看到合同上的数字之后，立刻就同意了。

但他估计没想到，我的人会在签合同的时候把他打晕，绑在院长室里。

庄钦，顾十八，李丘渝，还有当年那个叫陈婷的生活老师。

演员如约到齐。

早安排好的录音机放在宿舍里，那声尖叫也顺利把庄钦引开了。

顾十八也终于可以，按照我给她写好的剧本，亲手杀了院长，还有那个老女人。

我很兴奋。这样，她就又变得跟我一样了。

毕竟那对收养她的夫妇婚姻太幸福，以至于改变了她太多，甚至消磨了她身上跟我最像的阴暗。

再这样下去，我恐怕会失去她。

可我那么喜欢她，怎么能让ta有机会离开呢。

她得跟我一样，双手沾满鲜血。

然后我们一起躲在最阴暗的角落才行啊.....

可我到底没想到。她会在最后一刻，选择相信那个蠢货。

我很愤怒。不光是因为那个蠢货丢过来的银行卡和照片。

我无法接受，小茉莉她真的就这样离开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黑暗里。

我又被抛弃了，一个人。

愤怒之后是无力。

被抓之后我没有反抗，任凭那些人把手铐铐在我的手腕上。

院长还晕着，被丢在警车后排。

我用头倚着车窗，思考给自己一个什么死法。

直到一个聒噪的女人被拽上车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是那个生活老师。

她哭号着要下车，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！你们放开我。」

「她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告诉她，当年爬上屋顶的人到底是谁，她马上就放了我，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！」

我忽然一愣，打断了她的吵嚷，「你说谁说话不算数。」

她用被铐住的双手蹭了下鼻涕，「就那个小丫头啊，拿着把刀割自己的手，可吓死人了。」

「她问我当时爬上屋顶的人到底是你还是庄钦，我说是你之后，她就答应放过我了啊。」

我喃喃出声，不知道是在问那个女人，还是在自言自语。

「她，知道当时爬上屋顶的人是我？」

警车呼啸着开向派出所。

据说顾十八拿出了院长承认贪污的录音，以及那个生活老师，也从中收了一大笔贿赂。

而且还涉及虐待儿童，慈善欺诈。

猜也能猜到，这两个人的刑期并不会短。

我跟在狱警身后，往那栋防护严密的监狱里走的时候，忽然想笑。

小茉莉她到底还是成功报复了每一个她想报复的人啊。

真好，她还是我的小茉莉，一点都没变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